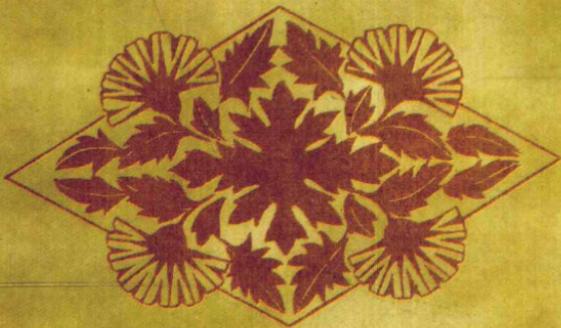


人性及其根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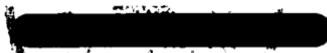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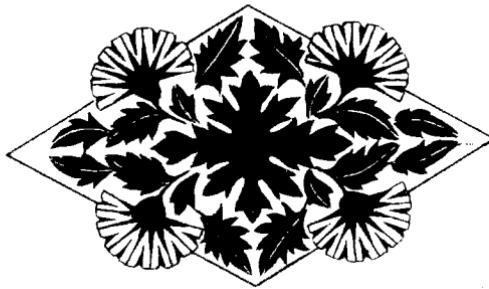
胡贤鑫／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人性及其根据

胡贤鑫／著



鄂新登字 01 号

人性及其根据

胡贤鑫 著

出版: 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 430022

印刷: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印刷厂 书号: ISBN 7-216-03015-X/B·159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5

字数: 244 千字 插页: 1

版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定价: 19.20 元

在人学研究道路上攀登

——《人性及其根据》序

这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研究专著。

人学应该是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也紧密关系着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立足点与社会目的。马克思主义并非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没有人生;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不仅有自己博大精深的人生思想,而且使人生真正科学化了,它把对人生的关怀建立在科学的历史观与世界观的基础之上。有些人总是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人生对立起来,似乎有阶级斗争学说,就不能有人生。且不论这是否出于有意歪曲或无知,至少可以说是思想方法上的一种片面性表现(当然,曾经有过把阶级观点绝对化而排斥人生学的偏执思想,那也是片面性的一种表现)。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人生学按恩格斯的说法乃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理所当然包含阶级斗争学说,它所讲的阶级斗争,不过是对历史上和现今世界上人类的阶级分化与阶级矛盾现象及规律的真实反映。马克思主义正是从这一无法回避的实际出发,找到了正确进行革命、阶级斗争、并以物质生产与文化的高度发展为基础条件、彻底消灭阶级的道路,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生的完全解放,或者说实现“每个人的”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这是有史以来人生学的最崇高的理想和实现这种理想的最现实的

道路。

举凡人学的研究,都以人性理论的研究为其基础和根本,而人性理论的基本内容则是对人性及其根据的剖析和阐释。即使不是人学的理论研究,许多实际的社会问题(包括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文化问题)的深入研究,也往往要涉及人性问题,因为人性问题乃是诸多社会问题的一种本源所在,而深究人性问题又往往会涉及其根据。由此可见,人性及其根据这一研究课题,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是何等重要!

贤鑫同志研究人学已有多年,涉足广,积累颇丰。最近整理出《人性及其根据》这部专著,是他在人学研究方面的一项重要成果。我曾听他口述过这部专著的宗旨、思路与布局,又读过全书的目录、部分书稿和相关的综合性论文稿,觉其宗旨明确,思路清晰,布局恰当,论析颇为深入,多有真知创见,能给人以启发,是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写出的相当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值得特别提出的,该著有以下两个突出的特点:

其一,本书不是一般地说明有关论者主张人性是怎样的,而是着重阐明论者对人性之所以如此论断的根据。它凭借大量资料,系统论证了人性理论与宇宙论即世界观的一致性。这一特点在中国古代人性理论部分表现最为显著,依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发展原则,具体揭示了不同阶段的特征,即先秦时期的人性理论主要以宇宙之最大者为人性的根据;汉唐至北宋时期人性理论主要以宇宙本体为人性的根据,这种思维模式一直延续到明清;而在北宋二程和南宋朱熹所创立和发展起来的程朱理学那里,则演化成为以理为根本的宇宙论与人性论的合一。这种阶段性特征的分析与论断,堪称独创

见解，并且合乎实际。

其二，用一部专著集中综合论述和比较分析中国古代的、西方近代的和马克思主义的人性理论的历史发展和逻辑内涵，这本身就具有创新意义。其中显示出社会历史条件、阶级立场和科学文化状况对人性及其根据的认识与论述的多重影响，显示出人性理论研究走向科学化的趋势和真理颗粒的历史积累过程。从上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在人性研究方面对中西人性理论研究进行科学分析、排除谬误、吸取合理因素的必要；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人性理论的真理性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必然。

正如作者自我评说，该著还存在某些不足，这里用得着一句老话：“瑕不掩瑜”。我衷心祝贺该著的面世，同时殷切期望贤鑫同志以这一专著为重要的基础一步，在人学研究道路上再接再厉，不断攀登进取，为社会继续奉献新成果。

郝侠君

2000年8月

目 录

在人学研究道路上攀登 郝侠君(1)

第一篇 中国古代人性论的特点及其根据

一、从宇宙之最大者寻找人性的根据

——孟子人性受命于天的人性论 (38)

二、从宇宙生成论寻找人性论的根据

——荀子人性生成于天的人性论 (40)

三、从宇宙本体寻找人性的根据

——道家的自然人性论 (44)

四、从“天人相类”的宇宙观寻找人性论的根据

——董仲舒的人性有善有恶论 (49)

五、从元气构成论探究人性的生成

——王充的人性论 (54)

六、天国中的人性

——佛教中的人性论 (60)

七、以天之所命论说人性

——韩愈、李翔的人性论	(69)
八、从宇宙之太极到“人性即太极”	
——王安石、周敦颐、邵雍“人性即太极”的人性论	(75)
九、人性论与宇宙论的合一	
——程颢“气即性”、“性即气”的人性论	(83)
十、人性论与宇宙论的合一	
——程颐“理即性”、“性即理”的人性论	(90)
十一、从元气本体论推演出人性论	
——张载对中国古代人性学说的第一次大综合	(100)
十二、人性论与宇宙本体论的合一	
——朱熹“性即太极”的人性论	(108)
十三、宇宙的“气化日新”与人性的“日新日成”	
——王夫之的人性论	(129)
十四、“非气质无以为性”	
——颜元的人性论	(144)
十五、从元气本体论到“血气心知”的人性论	
——戴震“知即性”的人性论与中国古代人性论的第二次大综合	(158)

第二篇 西方近代人性理论的历史演变

一、启蒙时期的人性理论	(207)
1. 启蒙时期的人性理论	(208)
2. 启蒙时期的人道主义	(214)
3. 启蒙时期的宽容主张	(222)
4. 启蒙时期的平等思想	(224)

5. 启蒙时期关于“自我”的主张	(225)
6. 小结	(227)
二、17~18世纪的人性理论	(229)
1. 培根的经验主义与人性论、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与 人性论、霍布斯的人性论与人的自我保存权利学 说	(231)
2. 格劳修斯的人性论与自然权利学说	(234)
3. 孟德斯鸠的人性本恶论与人权学说	(237)
4. 卢梭的人性本善论与天赋人权学说	(241)
5. 小结	(250)
三、19世纪的人性学说与博爱精神	(252)
1. 人性与理性，“博爱”与“人权”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人性论	(253)
2. “人是目的”与“国家至上” ——康德与黑格尔的人性论	(254)
3. “爱的宗教” ——费尔巴哈的人性论	(256)
4. “慈悲”、“同情心”与“权力意志” ——叔本华、尼采的人性论	(257)
5. 小结	(259)

第三篇 马克思主义人性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一、对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的批判——劳动是人的本质的 观点的提出	(261)
二、对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的批判——人的本质是社会	

关系总和思想的提出	(264)
三、人的本质理论的几个基本问题	(270)
1. 关于人的本质理论的“出发点”问题	(270)
2. 关于人的本质	(272)
3. 关于人的本质的历史性	(275)
4. 关于人的阶级性	(277)
5. 关于人的价值	(280)
6. 关于人的本质的异化	(281)
四、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	(284)
1. 关于自由	(284)
2. 关于平等	(286)
3. 关于博爱	(289)
五、人的发展与人的解放	(290)
六、几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294)
1. 一个需要明确的方法论前提	(294)
2. 关于“类”	(306)
3. 关于“出发点”	(314)
4. 关于人的本质的具体规定	(320)
后记	(327)

第一篇 中国古代人性论的特点 及其根据

在现实生活中,人往往是从自身出发来认识世界,又以世界为根据来认识自身的。这种情形,在哲学上就表现为人怎样认识自己就怎样认识世界,怎样认识世界就怎样认识自己。哲学认识的这一特点,在中国古代人性理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这里论及的“世界”,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即是所谓“宇宙”。中国古代的人性论,即是以宇宙论为根据的人性论,正如有些中国哲学史学家指出的那样,中国古代哲学家探讨人性,重点不在人性的具体内容,而在人性的来源、人性的根据。不论这些哲学家属于哪个派别,也不论他们的人性理论各有什么不同,但大多将人性的根据归之于宇宙,也就是归之于所谓的世界。他们的许多著述,往往是前一句话讲宇宙,后一句话讲人性,甚至同一句话既讲宇宙又讲人性,于是形成了中国古代人性论的一个鲜明特点:从宇宙论寻找人性论的根据。

然而,由于时代的不同,中国古代哲学家对宇宙、人性以及宇宙与人性相互关系的理解也有一定程度的分歧。依据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大致可以作如下的区分:

先秦时期,以儒道两家为代表的中国哲学,主要以“宇宙之最大者”为人性的根据;汉唐至北宋时期,主要以宇宙本体为人性的

根据,而在二程、朱熹那里,则形成了宇宙论与人性论的合一。下面将就这几个问题略作分析。

1. 以宇宙之最大者为人性的根据

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很早就开始关注人性,并以阐释人性作为哲学的基本任务。但是,他们不是为研究人性而研究人性,而是因为政治与道德教化等方面的需要,不得不研究人性。他们认为,政治的基础、道德教化的基础,在于人的本性善亦或不善,并由此而提出了善恶的根源问题,亦即善恶的本体论根据问题。

人性的起源、人性的根据,是性善论者和性恶论者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对于性善论者来说,如果人性本善,那就必须回答人性何以本善的问题;对于性恶论者来说,同样必须回答人性何以本恶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显然是无法从人自身得到解答的。于是,人性的根据问题便自然而然地提了出来。

先秦时期的哲学家,无论性善论者抑或性恶论者,大多把人性的根据归之于“宇宙之最大者”。在他们看来,人的形体虽小,但精神力量却超然万物,因此宇宙万物不可能成为人性的根据,但在宇宙万物之上,还有一个主宰一切、同样也主宰着人的“最大者”,它才是人性的根据、人性的来源。这个宇宙之最大者,在儒家看来是“天”,在道家看来是“道”。

在儒家那里,最早把天作为人性的根据的,是孟子。

在孟子之前,孔子已经提出了“性相近也,习相远也”^① 这一著名命题,对“天”也作了许多描述。但是,对人与宇宙的关系、人性与天的关系,孔子所论甚少。这也许与当时尚未形成真正的字

① 《论语·阳货》。

宙观有关。到孟子，情形有了很大变化。孟子不但提出了系统的人性学说，而且着力寻找人性的起源、人性的根据，并把这种根据归之于天。

孟子认为，那高高在上的苍苍之天，是宇宙之最大者，也是宇宙的最高主宰，人事成败由于天，心性义理亦出于天。“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否？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① 这就是说，天是社会人事之最高主宰，天子之立，实为天之所命，即使是尧，也不能以天下与人，以天下与人者，只能是天。孟子又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② 这是说，天下之治乱，也是由天意决定的，他这样的圣人，虽有平治天下的意愿与能力，无奈“天未欲平治天下”，他也无可奈何。

孟子认为，天既是人事之最后决定者，既是天下之最高主宰，因此也是人性之本原。他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也，先立乎其大者，则小者不能夺也。”^③ 又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④ 在孟子看来，人的心性都是天所赋予的，都源自于天。心性乃道德义理之所从出，所以天也是道德义理之本原，人的道德义理，归根到底受之于天。因此，道德义理、人的心性既源自于天，又与天性相通。正因为人的心性与天性相通，所以只要扩充人的心，就能认识自己的本性，而认识了自己的本性，也就认识了天，也就是所谓“尽性知天”。这样，孟子便十分明确地把天与人统一了起来，把人性论与宇宙论统

① 《孟子·万章》。

② 《孟子·公孙丑》。

③ 《孟子·告子》。

④ 《孟子·尽心》。

一了起来，并最终把人性的根据归之于所谓的天性了。

那么，天所授之于人、使人成其为人的本性是什么呢？孟子认为就是“诚”，也就是善。他说：“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① “诚”，即是诸善，天道为诚，即是说天之道、天的本性本来是善的。人性既然与天性相通，并以天性为本源、为根据，因而人性为善便是必然的。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他进一步说，人生来就有所谓“仁之端”、“义之端”、“礼之端”、“智之端”，只要扩充这些善端，人就可以为善。

在这里，与其说孟子是在论述天性之善，不如说是论述人性何以为善；与其说是论述人性与天性相通，不如说是为人性寻找根据。

荀子是著名的性恶论者。他的“性恶论”与孟子的“性善论”正好两相对立。然而，一旦论及人性的根据，荀子亦同样把它归之于“天”。

应当承认，荀子“天”与孟子的“天”大有不同，但是，一旦撇开对天的具体规定，他们的观点便没有了根本的差别。

荀子认为，宇宙万物皆生成于天，人也是宇宙中的一物，当然是最高贵的一物，同样也生成于天。因此，他把人的耳、目、鼻、口、舌、身等感觉器官叫做“天官”，把人的喜、怒、哀、乐之情叫做“天情”，强调了人的一切都源自于天。

荀子还认为，既然人的一切都源自于天，那么，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也必然源自于天。于是他说：“凡性者，天之就也。”^② “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③ “不事而自然谓之性。”^④ 所谓“天之就也”，是说人性是生而完成的性质；既然是人生而完成，而人又生自

① 《孟子·离娄》。

② 《荀子·性恶》。

③ 《荀子·正名》。

④ 《荀子·正名》。

于天,那么,人性生自乎天就是自然的了。所谓“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与“天之就也”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是说人性是生而完成、由天造就的。所谓“不事而自然者谓之性”,是前两句话的延伸。既然人性是“天之就”者,是“生之所以然”者,那又何须后天的学习呢?所以是“不事而自然”。这三段话,曾被学者们认作是荀子为人性所立之界说,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人性源自于自然、源自于天,因此天即是人性生成的根据。可以看出,荀子有关人性的观点虽与孟子多有不同,但在从宇宙论为人性论寻找根据、以宇宙之最大者为人性的来源这一点上,则是相同的。

春秋战国时期,那高高在上的苍苍之天被至上化、神秘化了,无论唯物主义的哲学家还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家,都把它当成了产生万事万物的终极原因,当成了人性的根据,只是具体解释各有不同。然而,这种观念受到了道家强有力地挑战。

道家认为,天并非宇宙的根本,还有在天之前而为天的根本的东西,那就是“道”;天也不是宇宙的最大者,还有比天更大而为宇宙之最大者,那也是“道”;“道”是宇宙万事万物的最终根据,同样是人性得以形成的最终根据。道家的这种观念,虽然否定了天是宇宙之最大者,否定了天是人性的根据,但就其仍从宇宙之最大者寻找人性的根据、人性的来源这一点来说,又与孟子、荀子的思想无异。

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①“道虚而用之久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②这就是说,大道先天地而生,是天地万物之

^① 《老子》。

^② 《老子》。

母，是天地万物之宗，没有别的产生它的东西了。我们不知道它的名字，勉强给它一个名字，曰“大道”。这些说法，一是从时间上强调了道是先于一切、先于天的，二是强调了道是生成宇宙万物的最终根源，因而是真正的大，是比天更大的大。

老子还说：“大道汜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于大。以其终自为大，故能成其大。”^① 他又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② 老子这里所说的“大”，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大，而不仅仅是形体意义上的大。他虽然说了有“四大”，但道之大却是大于一切的。这种大于一切的“大道”，就是道家的所谓宇宙本体。

从这种宇宙观出发，道家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人性论。道家认为，宇宙的本体是道，宇宙万物得于道以生者是德；物之既生，其德则表现为性。人也是一物，因此人和宇宙万物一样，也是得道而生者；人所得之道同样叫做德；人形成以后，德便成了性。由此可见，道、德、性三者本质上是统一的：道是德之所本，性是德之显现，因此，人性归根到底来自于道，并在本质上与道一致。按照这种观点，人性便必然地决定于道的本性。因此，道的本性是什么，人性便是有何种本性。这一本性，就是所谓“自然”。

由此可见，道家的人性论，由其不是从天解释人性的源起这一点来说，有异于孟子和荀子，但由其仍从宇宙论寻找人性论的根据这一点来说，又与孟子和荀子无别。因此，道家的人性论仍是以宇宙论为依归的人性论。

从宇宙之最大者寻找人性根据的这一思维方式，一直延续到

① 《老子》。

② 《老子》。

了汉代。汉代大儒董仲舒继承了儒家的传统，仍以“天”为宇宙之最大者，并立足“天人相类”的宇宙观论说人性。

董仲舒认为，人是受命于天的，因此，人与天在形体、性质上皆相类。关于这一点，他有许多尽人皆知的论述。譬如他说：“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乎天地，故超然有以倚。物疢疾莫能为仁义，唯人独能为仁义；物疢疾莫能偶天地，唯人独能偶天地。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有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哀乐喜怒，神气之类也。观人之体，一何高物之甚而类于天也。”^①“人之身，……象天容也。发，象星辰也。耳目庚庚，象日月也。鼻口呼吸，象风气也。胸中达知，象神明也。腹胞实虚，象百物也……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股，副四时数也。乍视乍瞑，副昼夜也。乍柔乍刚，副冬夏也。乍哀乍乐，副阴阳也。心有计虑，副度数也。行有伦理，副天地也……于其可数也，副也；不可数者，副类；皆当同而副天，一也。”^②

以上两段话，十分典型地表达了董仲舒“天人相类”的观点。在董仲舒看来，天所有者，人亦有之；人所有者，天亦有之；人不但在形体结构上与天相类，而且在精神上也与天相类。

人与天何以如此相类呢？董仲舒认为，那是因为人和宇宙万物一样，乃天之所生。他说：“为人者天也……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

① 《春秋繁露·人副天数》。

② 《春秋繁露·人副天数》。